

三禮經禮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
考





三 禮 考

眞 德 秀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考禮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三禮考

儀禮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著

朱子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朱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

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書。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名曰經傳通解。後之欲復古禮者。尙有考于斯書。

周禮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則可耳。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

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書曰。周體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

程明道曰。必有闢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有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

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逾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閒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非聖人作不得。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教。凡千里封公四。封侯。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

者。四兩爲卒之類。

有副相副貳者。

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

有常行者。

垂法象魏之類。

有不常行者。

合民詢國。遷之類。

今觀諸經。

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

又按自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亡其一。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徵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

禮記

程明道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閒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朱子曰。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

周行己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衣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

按禮記雜出于漢。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博士刺史作。

又按禮記一書當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九篇思過半矣。



禮 經 奧 旨

鄭 樵 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禮經奧旨

宋 莆田 鄭 樵漁仲著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禮經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竝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說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諸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閒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

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僕、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後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鑿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今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尙存。得以推其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曾子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

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典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己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辯。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禮。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儒林傳云。徐生善爲頌。讀曰容。故詩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竝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竝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爲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禮樂與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大夫。一、鄉射禮。六、燕禮。二、士婚禮。三、士相見禮。四、鄉飲酒禮。五、十、覲禮。十一、喪服禮。十二、士喪禮。七、大射禮。八、聘禮。九、公食大夫禮。十、士虞禮。十五、特牲饋食禮。十六、少牢饋食禮。十三、既夕禮。十四、有司徹。後世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閒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竝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爲周官作傳。竝不及儀禮。鄭衆、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爲之註也。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饗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時饗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一篇。夏子先傳之。諸儒各爲之訓詁。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殺羔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

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爲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卽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僻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句。刪取其後。爲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爲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閒。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與之論儀禮哉。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以還。日趨乎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

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飴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之禮本。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興。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尙白。因而尙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儀。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蠱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毳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皋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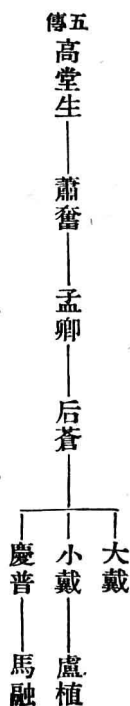
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皋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爲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爲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禮履或雜敍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曲臺雜記河閒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言於后蒼號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放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刑取夫子之言而損益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祚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數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

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尙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竝傳小戴學



鄭康成本盧馬說爲之註。唐孔穎達疏。

月令